



【人间花木】

雨后的卷丹百合

□柳已青

下了一天雨，空气清爽，沁出看不见的凉意。近黄昏，雨停了。天空中仍然郁积着铅色的云块，连绵起伏，有的云块有淡墨山水的韵味。

夕阳快要沉入海面时，西边的楼宇缝隙透出大片的晚霞，橘色、橙色、玫瑰色，彩云在夕阳周围，呈现放射状。夕阳为天空涂抹了浪漫的玫瑰色，夕阳之外的天空，仍有大块的铅色阴云，也被玫瑰色晕染。

路过一个庭院，在这个院子的墙根处，卷丹百合和晚饭花开出一片风情。不远处有一家菜店，也卖各种水果。我就是从这个菜店出来后，发现这墙根处盛开的卷丹百合的。手中的塑料袋里装着黄瓜和豆角，我被这一丛卷丹百合吸引住了。

雨后的卷丹百合，仙姿奇葩，让人怜惜。六片橙红色的花瓣反卷，带有紫红色的斑点，因此也被称为虎皮百合、豹纹百合。因为花瓣上点缀着紫红色或者紫黑色的斑点，让人联想到虎皮或者豹纹，这让花朵娇媚之中，俨然多了几分霸气。

百合花的特征是花瓣通常呈漏斗状(也有管状的)，稍微反卷，或者完全反卷；六枚雄蕊环绕一枚雌蕊，众星捧月一般。眼前的卷丹百合，六根白色的雄蕊挺立于反卷的花瓣之外，顶着紫红色的花药。修长挺拔的雌蕊，白色的身躯顶着一点红。花朵成熟时，雌蕊的柱头上包含黏液，准备接受花粉。那些分布于花瓣中下部的深色斑点，有个学名：乳突。卷丹百合的蜜腺两边有乳头状的突起，甚至有流苏状的突起。卷丹百合用这些深沉的斑点向传粉者发出热切的召唤：“这里有蜜，请为我传粉。”

卷丹百合在大自然中经过漫长的进化，进入我们的视野。花朵妖娆又霸气，它们无意取悦人类。这些怒放的生命，从花瓣到形状，从绚丽的色彩到甜蜜的花香，都是精心的设计，为吸引蜜蜂等昆虫来传粉。蜜蜂们被卷丹百合的气息和色彩吸引，似乎不管什么样的天气，都可以准确地找到蜜源，爬进花瓣里，爬到花蕊上，获取食物的同时，为卷丹百合受粉。卷丹百合受粉后，在金秋十月结出蒴果，狭长卵形，长3-4厘米。

这蒴果自然可以为卷丹百合带来新的生命，繁殖下一代。难道只有种子才能诞生下一代吗？卷丹百合似乎并不满足。卷丹百合叶腋间生有黑色小豆状珠芽，这种黑色的珠芽可以繁殖出新的植株。于是，多了一种生存方式。

面对这几株卷丹百合，不由得赞叹造物主的神奇。百合的名字，深埋着一个秘密。大多数的百合，是由鳞茎、根茎，起码也是小块茎发育而来。鳞茎由许多白色鳞片层层环抱而成，就像上百片洋葱一样累积抱合在一起，所以叫百合。百合的鳞茎是药材，养阴润肺，清心安神；也是蔬菜，富含淀粉，面面的，像土豆一样。李时珍说，“其根如大蒜，其味如山薯，故俗称蒜脑薯。”百合花可观赏，鳞茎有实用价值，可入药，也可美食。还有一个好名字，深受人们的喜爱。婚礼上必定出现百合花，寓意新郎新娘百年好合。

晚霞照耀下的卷丹百合，花瓣上带着宝石形状的雨滴，似乎在与晚霞对话。多么希望卷丹能和我对话。想起英国作家刘易斯·卡罗尔的经典儿童文学著作《爱丽丝漫游奇境》中的情节：

“哦，卷丹花！”爱丽丝面对着在风中向她优雅地摇着身子的卷丹花说：“我希望你能讲话。”

“我们能讲话，”卷丹说道，“当有值得我们讲话的人出现的时候。”

我希望，每一次凝视花木时，花木都能够和我讲话，进行隐秘的交流。事实上，失去了童真与同心，就失去了与人间草木对话的机会，也意味着，失去了三分之一的人生乐趣。

回首西望，夕阳已经落下去。暮色如水墨在天空浸染，北面的浮山上一片青黛。人行道上法国梧桐的树梢上有风起伏，忽然想起宋代诗人陈岩的诗《香林峰》：

几许山花照夕阳，不栽不植自芬芳。

林梢一点风微起，吹作人间百合香。

这是一个雨后的黄昏，邂逅一片卷丹。在我归去之时，风中送来百合花的香气。



【念念亲情】

父子朋友

□冯帆

我和父亲是父子，更是朋友。

这些年，我常常直接称呼父亲为“老冯”，这个称呼父亲也一直很认可。于我而言，感觉这样称呼父亲，比一般的父子关系更为亲密。

结婚典礼上，父亲说过的几句话我一直铭刻在心。那天，父亲很激动，他在致辞中说：“儿子，多年父子成朋友。28年的相依相守，我们有过争执，有过男人之间的争论，更有成长的困惑和喜悦。今天，我们以朋友的身份分享着彼此的见解和快乐，你带给我这个做父亲的是骄傲和荣光；我给你的，是一个长者的经验和期盼。”

这辈子我在父母跟前大声说话或发脾气的机会肯定没有了。这来自于父亲的言传身教。父亲对我说过：“你见过我在你爷爷奶奶跟前高声说过话、发过脾气吗？”在我们的大家庭里，在父亲所在的单位里，在生养父亲的家乡，父亲的名气全在于一个“孝”字。

爷爷奶奶活着的时候，父亲每到周末会带着母亲和我回去看望奶奶。我们一家骑自行车、摩托车，乘公交车，一直到后来有了私家车。可以说，一年四季无论是春光明媚的春日周末，还是夏日酷暑电闪雷鸣，哪怕是寒风刺骨大雪纷飞，都挡不住父亲回去探望老人的脚步。

2015年，80多岁的奶奶因脑梗住进了医院。从那时起，父亲就把医院当成了家。他每天早起给奶奶做饭，然后到医院送饭，母亲负责当好后勤部长。除了亲自做饭送饭，父亲作为全家总协调人，引导全家人都上阵，为大姑二姑大伯二伯轮流排班，家家都是老少两代人全部出动。奶奶从生病住院到去世一共500多天的时间里，父亲协同家里亲人尽了全部孝心，让奶奶走得安详，未留遗憾。

父亲是一个特别敬业的人。他经常对我说：“男人把握三件事，事业、家庭和道德。这三要素构成男人的‘埃菲尔铁塔’。男人无论在哪种工作岗位上，强烈的事业心和努力成就一番事业的雄心是人生的塔峰；和谐的家庭、幸福的亲情是塔柱；良好的人品、令人称道的职业道德是塔基。”

父亲的一言一行都在耳濡目染地影响着我。从我记事起，父亲总是忙于工作，早上早走，晚上经常挑灯夜战，从他口中听到的永远是工作、工作、工作。参加工作后，每每遇到难事，我总不免跟父亲交流交流，而每每此时，从父亲口中听到的都是满满的正能量。

记得2018年我研究生毕业即将走上工作岗位时，父亲对我说：“你明天就要上班了，我再嘱咐你几句话：扎实做事，低调做人，得而不喜，失而不忧，成而不骄，败而不馁；怀有一颗感恩心，怀有一颗平常心，一路前行，去创造你人生路上一个又一个的精彩。”

父亲给我说的这些肺腑之言也是他一贯为人处世的“自我要求”。他经常对我说：“这个世界上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做到学习别人的长处，记住别人的好处，多帮别人的难处；不要拿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短处，不高看别人，也不要轻看自己；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，但任何时候都不要把别人不当回事，以诚相待，与人为善。”

我参加工作后，领导出于信任让我独立负责田园综合体项目。这个项目并不是我的专业，但领导安排给我了，我决心不辜负领导的信任，把工作干好。隔行如隔山。为此，我下班回到家里，就将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说给父亲听，听我的这位最至亲的朋友的指点。父亲在土地系统工作了二十多年，我负责的项目对他来说正是他的专长。听他每天给我上课，我这个外行也很快上手了。接手这个项目时间不长，领导让我起草一个关于这个项目的工作汇报。我当时有些心慌，担心刚上手写不好说不清，不能真实反映工作情况。于是趁午休给父亲打电话咨询。当时父亲正在出发的路上，他给我详细讲解了工作汇报的撰写要点，后来还亲自帮我修改了汇报提纲。这些年工作上的事，父亲这个朋友总是用实际行动支持我，他真的是我干好工作的坚强后盾。

我这个朋友还是个书痴。父亲的书房里、床头上、沙发上、茶柜上到处都是他买的书，老家几间草屋里最亮眼的还是父亲一包又一包的书，一直像叠罗汉一样排到屋顶。父亲经常对我说：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，读书让人成熟，读书让人充实，读书让这个家庭兴旺，我们的家训就是‘宽厚德隆，耕读传家’，只要有时间，就要书不离手。”每年父亲节的时候，我和媳妇给他准备的礼物就是书。收到礼物的父亲总是非常高兴，他说这是最好的礼物，因为没有什么能和知识的价值相比。

哦，父亲老冯，有你做父亲，真的很幸福；有你做朋友，真的很幸运。



【幸福笔记】

花生熟落

□于馥榕

姥爷在阳台上晒花生。

瓷白的桌几上，铺得满满的花生。亚麻色的外壳，其上琐碎的纹理在阳光下清晰可见，阳台内外，都闻得见泥土的清香。

我已习惯在姥爷晒花生时不打搅他，因为每每此时去，总要听他絮絮叨叨，讲他与花生的故事。

“三粒花生！”记忆里的姥爷掰着手指头，有点激动的乡音在屋里回荡：“你姥爷我小时候可厉害了，一直干着班长。但是上世纪60年代经济不好，家里人又多，我年龄长啊，经常饿着。有次实在饿得不行了，在路边拾了人家三粒花生吃，结果把班长给丢了，后来再也没有干过……”小时候听到这里我都和姥爷一起笑。如今想起来，只觉得阵阵心酸。想到自家零食筐里那积了灰的花生，不曾意识到那也是往昔许多人的愿望。

但人们总爱看的是，跨过山川河流以后的一片广袤的新天地。

那一年，恢复高考的消息如春风拂遍全国各地。已经参加工作的姥爷为了圆他那被花生“打断”的班长梦，立即去报考了大学。后来，他成了南大当年在省里录取的为数不多的学生之一。

姥爷对那个历史厚重，梧桐成荫的南京城有着独一份的爱。那年我从南京旅游回来，姥爷一页一页翻着我的游记，“对，对，当年就是这样的！”他激动的语气仿佛回到了在南京读书的岁月。我喜欢听姥爷讲他在南京上学的故事，因为言语间，我总能感受到那个逐渐走向繁荣的时代投射在他身上的影子。

或许正是因为这份爱，姥爷离开大学后就奔赴了部队。如今，茶余饭后，他那唯一上锁的抽屉里那枚鲜红的五角星，也常常被他攥在手里，给我回忆他的军营生活。

抬头看见姥爷正冲我招手。走进阳台，姥爷把一簸箕烤熟了的花生剥去壳捻去皮，放进我手里。我看着手心里的花生仁，既不存在亚麻外壳的粗糙，又没有红色外皮的苦涩，突然觉得我们与它们很相像——我们被保护得如此好，不需要像老一辈人那样在苦涩中等待，不需要像当年的他们那样，在温饱与学习间艰难抉择。我们一见这世界，就有光芒笼罩，可以大步向前迈进。

姥爷经常跟我说：“好好学，专心学，你们这个时代可比我们那时强多了，啥都不用担心。”确实如此，如今是好的时代，新的时代。

花生熟落，一片繁华生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向平 组版：颜莉